



蓝翅街笔记

一只放在围栏杆上的鸭头 这是我的肖像 我是谁？一个以寻常方式活着又死去的人： 一个梦想的孩子 梦着别人梦想的...

尼尔斯·福林(Nils Ferlin),1898年12月生于卡斯塔德,1961年10月逝于乌普萨拉。曾获瑞典学院颁发的贝尔曼奖等多项重要文学奖...

在母亲的养育下,老师眼里的聪明学生尼尔斯·福林于1914年中学毕业。他还设想将来到底做什么,开始尝试不同的事:学过演艺,踢过足球...

因为家人移居首都,福林于1915年也来到了斯德哥尔摩,继而踏入克拉拉教堂周围的波西米亚人圈,后来更成为其中的中心人物...

1920年代末,福林开始写诗。他从不写父亲,甚至也不描摹河水。人们常常看见福林在瓦萨街7号,欧洲大陆风格的Cafe Cosmopolite写诗...

一般认为,福林本是可以早些登上文坛的,他只是对自己过于苛刻。1930年4月,他的第一本诗集《忧郁者之歌》出版...

斯德哥尔摩的波希米亚人

王 晔

句话说,以民谣为基调的福林的诗贴近心灵,易于吟咏。

1936年12月,母亲去世。福林最大的支柱和重要读者不存在了,这使他深受打击,陷入抑郁;其作品则被认为更添一道深沉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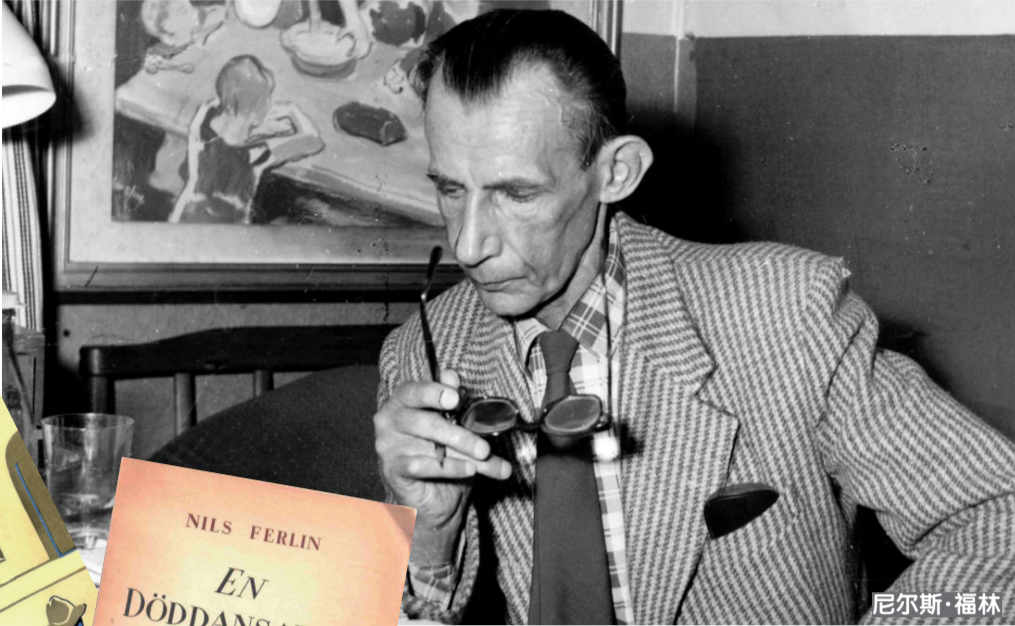
瑞典作家莫贝里和福林同庚,更是亲密文友。有一回福林在一家非法酒馆给莫贝里朗诵了几首新作...

莫贝里欣赏福林的机智、真诚和活力。同时指出,福林所经历的并非无忧无虑的快乐,而是充满痛苦和烦恼...

甚至没一只灰色小鸟 于绿色的枝头吟唱 在那另外的一边 我估摸那里多半阴郁...

甚至没一只灰色小鸟 也从没一棵白桦挺立—— 但在夏天能给予的 最美的日子 发生了这事:我渴望去那里...

可能是父亲自杀的阴影,可能是母亲离世的哀伤,可能是抑郁症的侵袭,也可能只是由于生活的各种体验,总之,死亡是福林诗作的常见主题...



尼尔斯·福林

时空,他是挑扁担的汉子,扁担上一边挂活着,一边挂着想死。

瑞典人喜爱福林,不 只因为他的诗,因为他的有关“鸭头”的自嘲,也因为他的全部所建构的文化符号...

有人在上头跳舞—— 房子完全清醒,虽说时间是午夜。 我突然意识到那房顶, 我的房顶,是别人的地板...

难怪,在《牛角框眼镜》出版不久,就有人评价,在同时代人的诗歌中,还没有其他人能像福林这样,让斯特林堡在《一出梦的戏剧》的话“人真是可怜!”获得如此强烈的表达...

不难想象,街头小孩丢了纸条是帮人购物的清单。空手而回将被大责骂。而在生活店门前的台阶上的,那绝望孩子的茫然,许多人多少会有体会...

在我主上帝前隐藏自己的羞耻! 牡蛎、中国燕窝及未出生的羊皮外套。 他还说: 你看,世界是被解释了——在知识的光芒下 蒸发了我们所有的担心与苦痛...

青年时代就开始的波希米亚生活让福林咖啡和烟酒不离口,身体垮了。虽说婚后得到妻子精心的呵护,但终究体弱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年,他时常住院...

带着许多中国灯笼 我穿出这个世界。 它们灭了——没有声息,不被预见, 于是那美妙的一切终结...

访谈



朴琑奎

朴琑奎,男,小说家,1968年生于韩国庆尚南道蔚山,毕业于韩国中央大学文艺创作系,是新世纪韩国文坛最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年轻作家之一...

文学为弱势群体而存在

罗:《逝去公主的孔雀舞》里面,你塑造了一个丑女。在你看来,在现实生活中,丑女真的能拥有爱吗?

文学就是为弱势群体而存在

——访韩国作家朴琑奎

罗 雅琴

罗:现实生活中,我并没有见到过这么丑的女人。我这些描写其实是一种投射。投射什么样的丑呢? 在一些社会形态中,不存在女权保障,女人们毫无防备地暴露在暴力当中,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和欺负...

罗:文学本身就是为弱势群体而存在的,弱势群体只有文学可以依靠。因此文学要特别去关注和描写他们。我出生在经济腾飞之前的韩国,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韩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蜕变过程...

作家的素材和读者的想象使小说成为整体

罗:你的小说使用了很多黑色幽默的技巧,让我们想起了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,通过荒诞和陌生感来产生张力。这是你希望读者体...

验到的一种感觉吗? 罗:其实对小说而言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方式。很多人觉得想象和幻想太不现实,但我却觉得现实生活和幻想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。写小说实际上就要把它当成是未完成的作品,一边读一边想象,作品才算完成...

罗:在你的小说里,长颈鹿的形象其实与家庭有关,是不是代表着传统家庭关系正在经受着变化和冲击? 罗:“家庭”这个传统概念在韩国正经历着变化,甚至松动,瓦解。随着传统家庭概念的崩溃,你也会发现很多东西都在变化。我们应该去反思这种变化。

写小说就像跑1500米

罗:你以前是学诗歌的,与小说相比,诗歌的题材其实很窄,因为诗歌的长度有限。你在写第一部小说的时候,是怎样突破自己的? 朴:我觉得这不是篇幅长短的问题,而是密度的问题、内容丰不丰富的问题。密度和质量之间没有绝对的关系。不论是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,和诗歌一样都包含了各种内容,所不同的只是密度而已...

罗:在你的小说中,能看到很多段落类似诗歌般长短短排的排列,是因为诗歌的情结吗? 朴:我没有系统学习过怎样写小说,所以我不知道小说和散文必须要把所有句子连在一起来写,而是按照自己写诗歌的习惯方式来处理。打引号这个问题也是一样。我觉得这个符号最难看,所以故意把所有引号都去掉,直接写对话内容...

当世镜

《美国学者》与文化自信

1837年8月31日,爱默生对着哈佛大学全体荣誉毕业生发表了题为《美国学者》的演讲。这篇演讲,尽管后来被霍姆斯誉为“我们思想史上的独立宣言”,其实在当时效果并不理想——他的友人梭罗甚至都记不起自己是否聆听了这场演讲...

爱默生出生于牧师世家,毕业于哈佛神学院。后舍弃教职,以演讲、著述为生。他精研包括中国儒教在内的中西文化,融会贯通,锻铸出新型的美利坚民族精神与文化特质,被誉为“美国的孔子”、“康科德圣人”...

除了大自然,作为人类文明之火的传承者,爱默生也没有忽略人类文化遗产的作用。“第二条对于学者心灵具有重要意义的影响”,他说,“就是以往人类的思想”。无论其文学、艺术或文章、制度,其中历史影响最大、最好的一种,无疑是书籍——这是“人类进步的阶梯”...

当然,在对待书籍的问题上,爱默生保持着一位审慎的学者应有的清醒,全然不似对大自然一般一味地推崇。因为,在他看来,这世上有着各种各样、千差万别的书籍,学者必须首先加以甄别,去粗取精,才能真正达到学习的目的。书籍使用得当,它是最好的东西,将它滥用的时候,则变成最坏的东西...

由此,爱默生对美国学者提出了“自立”的要求。跟同时代思想家托拉斯·卡莱尔一样,他注意到现实中作为个体的人的物化与异化,甚至学者也变成了他人思想的应声虫,这显然不是完整的自立的人。而他所倡导的则是学者的特立独行和精神自由——“学者应该是自由的——自由并且勇敢……如果他为了求得心灵平静,有意回避政治或令人烦恼的问题,像鸵鸟一样埋头花丛中,苟且地进行科学实验或写诗作赋,那也如同一个胆小的孩子,靠吹口哨来鼓舞自己……一个人如果能看穿这世界的虚饰外表,他就能拥有世界。你所耳闻目睹的种种弊端、陋习与蔓延不绝的错误,皆因人们的容忍,以及你的纵容。一旦你把它看成是谎言,这就已经给了它致命的打击”...

论及爱默生对美国国民性的影响,评论家们普遍认为,即使在他逝世200多年之后,美国人的思考方式仍是爱默生式的。与19世纪大数思想家不同,爱默生的学说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内在宇宙——他毕生的信念,就是相信个人的无限潜能——世界上还有什么比成为一个更卓越的人更为崇高的使命呢?人为何要屈从或依附于外在的价值呢?他的回答是:“人不是在自然里,而是在自身中看到一切都是美好而有价值的。”总之,获得“自立”精神,享有精神自由的人,才会有人格尊严,才真正具有人的价值。当今之世,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文化都面临全球化的挑战。如何应对外来文化的强力冲击,并保持和发扬本土文化生命力,是当下中国学者需要迫切面对的问题。爱默生的《美国学者》及其“自立”学说,恰好可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。

杨靖